

# 黃曉紅：火災 災民吳宇森

「石碇尾。木屋。濃煙。火海。一九五三年，  
火災災民吳宇森，七歲。」

黃曉紅，2004，《吳宇森：從獅子山下到好萊塢》(26-33頁)，  
香港：皇冠出版(香港)有限公司。

\* \* \* \* \*

引章：獅子山下

香港。石硤尾。公共屋邨。平治房車。二零零三年，好萊塢一級導演吳宇森，五十七歲。

石硤尾。木屋。濃煙。火海。一九五三年，火災災民吳宇森，七歲。

難忘的聖誕夜

「失火了！失火了！快逃命！」急速的拍門聲，和着惶恐的呼叫聲，讓木屋區內的每一戶人家都驟然意識到，突如其來的噩運，已強蠻地降臨在他們身上。

一團又一團的黑煙，伴隨着腥紅的烈燄，直往山邊飛竄。這樣一幅火龍狂舞的奇景，深深烙在一個七歲小孩的心中——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是吳宇森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聖誕節。

「普世歡騰，救主已降，全地接他為王。萬心為主，預備地方，宇宙萬物頌揚……」普天同慶的聖誕夜，當教堂的鐘聲響起，天使的福音繚繞不絕之際，小小的吳宇森痛失家園，與父母和其他災民一起露宿街頭。

新聞報道：「這場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災，災場面積達四十五畝，燒毀房屋七千間，災民達六萬人。」

平治房車徐徐駛進石硤尾，五十年前無家可歸，睡在寒夜中的北河街頭那股刺骨的滋味，彷彿一下子襲來，湧上心頭。觸目驚心的時刻，吳宇森半個世紀後回憶起來，猶有餘悸。

下了車，吳宇森換了平日快速的步調，就像在電影中主角出場那樣，緩緩地，瀟灑地，一步一步地走進屋邨去。

十六年了！吳宇森想，由木屋區到兩層樓的徙置區，一直到後來的七層公共屋邨，他也是在這裏長大的。

他忘不了，在北河街的街頭睡了兩年之後，他家就搬回這裏來。當時的香港政府，為了安置一大批家園盡毀、流落街頭的貧苦災民，決定在災場築起兩層高的徙置區，幫助他們重建家園。至於徙置區如何由兩層變為七層，以至今天的行將拆卸，那全是後話。

青蔥的日子

「小皮球，香蕉油，那兒開花一十一，  
一五六，一五七，一八一九二十一……」

衣錦還鄉。雖然熟悉的面容，早已不知何處去，但那彷彿植入了記憶的童謠、遊戲與玩具，還有四處飄香的街頭美食，一下子都紛陳眼前。

跳飛機、捉迷藏、猜皇帝、打波子、紅綠燈、狐狸先生幾多點……  
屋前的空地，就是兒時最好的遊樂場。

公仔書檔、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桃園三結義》、《孔明鬥  
周瑜》……一個斗零（五分錢），可以看足一個下午的連環圖。

炒栗子、臭豆腐、飛機欖，還有荷蘭水與蓮花杯，想起來也垂涎。

咀嚼着甜美的往事，吳宇森會心微笑。

士多裏的媽咪麵、出奇蛋、珍寶珠與「的達糖」，雖然都已不是吳  
宇森兒時的產物，但在士多舖開枱竹戰四方城的傳統格局，還是令他懷念  
的。

冰室的玻璃櫃，有玉泉忌廉與樽裝維他奶，供應着附送例湯與餐茶  
的餐肉雙蛋飯。最最銷魂的，還是那五十年如一日的花花瓷磚。

髮型屋的冷氣電髮，價錢也是五十年不變似的……一百元有交易。  
門外那紅白藍電動旋轉燈箱，令吳宇森想起母親年輕時那頭時髦的鬚髮。

藥材舖、裁縫店與水族館都走過了，吳宇森忽然眼前一亮——好一片古味  
洋溢的米舖！一個個偌大的木桶，載着燕瘦環肥、「膚色」不同的大米，  
上面都豎着美麗的名牌：暹羅西施、增城絲苗、澳洲百搭……

米舖的老闆穿一身背心短褲，很憨實的模樣。吳宇森帶着一臉笑  
意，逕直走過去，親切地伸出他的大手，與街坊相握着，寒暄起來。

「你回來啦！」一聲問候，把吳宇森的記憶，一下子又帶進時光隧  
道，回到青蔥的少年時代。

兒時的好朋友，家裏就是開米舖的。吳宇森一有空，就幫他們送  
貨。扛起十斤重的大米和花生油，一口氣跑上五樓去，那種感覺，今天回  
想，全是快意。

還有還有，吳宇森賣過雲吞。他還記得，十二歲那年，他在雲吞麵  
檔充當夥計，深宵半夜的，總要到處送外賣雲吞麵。那些歲月，窮是窮了  
一點，卻是快樂的。

最難忘的，還是當小販。在屋邨的一堵牆腳蹲下來，吳宇森像個孩童那樣笑開了——

那個陽光燦爛的早上，媽媽給了他兩籮筐的葡萄，讓他擔到樓下去擺賣。香港的五十年代，大家都窮，住在徙置區的小孩，更是天天餓肚子。吳宇森望着一串串甜美豐滿的葡萄，唾液自然分泌得特別快速。看看蹲了幾小時也沒甚麼生意，就動了饞念。一粒一粒又一粒，葡萄的滋味，原來非但一點也不酸，簡直就是人間美味。

陶醉在葡萄美味的吳宇森，萬沒料到，憑他一個十歲小孩一人之力，竟把所有葡萄解決得七七八八！到他如夢初醒地意識到回家要面對的嚴重後果，事態發展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。

故里的每一段回憶，都令吳宇森開懷。面前的這條路，一頭通向大坑東，那是他上學的地方；而另一端，就是他經常跑上獅子山的捷徑。

### 浪漫的帆布牀

行行重行行，終於，吳宇森在一座樓房前停下腳步，深情地凝望著二樓一個單位。

心隨境遷。記憶就隨着眼前的景物，一直飄，飄進那個「一家六口一張牀」的房間去。那些窘迫的日子裏，幾十呎的空間，雖已搭起了雙層牀，還是不夠地方睡，怎麼辦呢？吳宇森想出一個辦法：每到晚上，他就開一張帆布牀，睡到屋外的走廊上，把牀位都讓給父母和弟妹。

回想當年躺在帆布牀上看星星，吳宇森的感覺是——浪漫！天階夜色涼如水，真的樂透了。吳宇森看着想着，摸摸腰背，卻苦笑。原來浪漫的代價，是如影隨形的風濕病。年輕時不以為苦；年紀大了，那種滋味，點滴在心頭。

環顧四周，家不閉戶，麻將聲相聞。老公公端着飯碗，坐在雙層牀上一邊吃着一邊看街。老婆婆執一把葵扇，與豎着「天官賜福」金漆牌匾的土地爺爺，一左一右地守在門外。還有公共屋邨特有的「萬國旗」晾衣法、聚在花槽前聊天的主婦們，和那倚在牆角的帆布牀，看在好萊塢大導演吳宇森的眼中，只覺親切。因為，他也是在這座獅子山下的徙置區，與這些行將進入歷史博物館的事與物，一同長大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吳宇森這部摻雜着集體回憶與個人經歷的傳記，也就來得尤其彌足珍貴。